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第四册



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

目 录

集创作	放下你的鞭子..... (1)
艾青	大堰河——我的保姆..... (11)
	手推车..... (16)
	向太阳..... (17)
	我爱这土地..... (34)
	乞丐..... (34)
	吹号者..... (36)
田间	给战斗者..... (43)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54)
	义勇军..... (54)
	坚 壁..... (55)
鲁藜	泥 土..... (56)
	红的雪花..... (56)
绿原	复仇的哲学..... (57)
冀沆	跃动的夜..... (66)

彭燕郊	雪 天.....	(82)
杜谷	写给故乡.....	(85)
亦门	写于悲愤的城.....	(90)
辛笛	手 掌.....	(92)
	风 声.....	(94)
郑敏	金黄的稻束.....	(95)
陈敬容	逻辑病者的春天.....	(96)
	力的前奏.....	(101)
杜运燮	追物价的人.....	(102)
穆旦	诗八章.....	(103)
何其芳	墓.....	(107)
	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112)
袁水拍	一只猫.....	(114)
	发票贴在印花上.....	(114)
	万 税.....	(117)
姚雪垠	差半车麦秸.....	(119)
路翎	财主底儿女们 (节选).....	(133)

骆宾基	北望国的春天…………… (155)
师陀	果园城…………… (181)
钱钟书	围城 (节选)…………… (194)
张恨水	啼笑因缘 (节选)…………… (214) 八十一梦…………… (228)
张爱玲	倾城之恋…………… (252)
萧乾	流民图 (节选)…………… (295)
集体创作	白毛女 (节选)…………… (301)
李季	王贵与李香香 (节选)…………… (309)
阮章竞	漳河水 (节选)…………… (335)
赵树理	小二黑结婚…………… (349) 李有才板话 (节选)…………… (365)
孙犁	荷花淀…………… (387)

集体创作

放下你的鞭子

（街头剧）

人 物

卖艺汉——五、六十岁。

香姐——十七、八岁。

青年工人——二十左右，简称“青工”。

小伙计——十三、四岁。

观众甲乙。

其他观众。

时 间

下午五点以后。

地 点

郊外广场或舞台

开幕时锣鼓震天，卖艺汉在中间敲锣，小伙计敲鼓，
香姐站在一边；一会儿锣鼓声停，卖艺汉说江湖白：

小小刀儿转圆圆。（敲一下锣鼓，以下每句说完时均
如此）

五湖四海皆朋友，

南边收了南边去，

北边收了北边游。

南北两边皆不收，

黄河两岸度春秋。

不是咱家夸海口，

赛过乡间两条牛。

光说不练，（小伙计应：嘴把戏）

光练不说，（小伙计应：傻把戏）

说着练着，（小伙计应：真把戏）

伙计打家伙。（锣鼓声一片）

汉子 开了场子，就叫我这姑娘来唱只小调吧，我的姑娘是我去年从苏州买来的，长得标致，穿得漂亮，手能耍十八套武艺，嘴能唱南腔北调。现在先叫她来唱一支吧！（高声）香姑娘！（女应：哎）过来过来，来唱一支小调儿让帮场子的老爷先生们开开心腔儿，嚟——唱个什么呢？嗯——唱支新派的小调《毛毛雨》吧。我来拉琴。（香姐唱完一曲，观众叫好声不绝）

汉子 不算好，不算好，好的还在后面呐。我姑娘聪明伶俐，自从带她到过上海以后，她马上把这些新派的小调什么“毛毛雨”呀！“妹妹我爱你”呀！都学得顶呱呱的了。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了，如今正是国难当头，还絮唱这些个怪肉麻的老调儿真有些不对劲儿。现在咱们大中华民国给东洋小子欺侮得可怜，老百姓又逼得连一句气话都不给讲。咱们虽然是走江湖的，可总也有一点儿爱国的心眼儿，除非他奶奶的小舅子昧了天良去当汉奸。所以我就把亲眼看见的事情编支小调来唱，叫做九一八小调，听得懂，容易学，希望老爷先生小哥儿小娘儿们，把这些小调儿放在嘴边儿上，没事就拿出来唱唱，也算咱们把东洋鬼子欺侮我们的种种事记在心头上。好了，闲话少说，唱起来吧！（汉子拉完过门，女子不接

着唱，故作不理状。）唱呀！怎么？忘了吗？好，从头来，从头来。（汉子再拉完过门，女仍不唱。）唱呀，干吗不唱？（女转过头去，汉子如有所悟，向观众）哦，我知道了。这丫头俏皮得很，又想买点花呀，小手巾呀，打扮打扮，嗯，敢请老爷先生们先赏几个子儿吧。（观众掷钱）谢谢。（作揖，小伙计帮忙拾钱作揖）。谢谢。东边先生们来十个子儿吧。（东边观众掷钱。）还有三个，三个。（东边观众掷钱）西边先生们也来十个子儿吧。（西边观众掷钱。）还有四个，二个，一个。多谢多谢。（向香姐。）香姑娘呀，瞧，老爷们多够捧你的场子呀，钱不少啦，唱吧！（汉子拉《九一八》小调。）

香姐 （唱）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东洋兵……（唱完两段，唱第三段高音时忽然咳嗽，观众骚动。）

甲 嗓子不够，怎么没唱完就停了？

乙 走吧，骗钱的玩意儿，没有什么好看。（观众纷纷欲走。）

汉子 诸位，别走！别走！看得好，多舍几个子儿；看得不好，老腿站稳，有钱的帮钱场，没钱的帮人场。古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大家都得帮点儿忙呀！这丫头唱得不好，是的，唱得不好，咱们就让她来个别的玩意儿吧，包管诸位先生满意。（装着滑稽的样子向香姐）香姑娘呀！刚才唱得好好的，怎么断了气呢？

香姐 （少顿，故作媚态）瞎说，人断了气还能做玩意儿吗？提不起劲儿来呀！

汉子 （向观众）诸位听见么？我大姑娘说：（学腔）“提不起劲儿来呀！”哈哈哈哈哈，这算什么话？怕老爷

先生们不赏钱吗？唉，姑娘，咱们要吃饭，老爷先生们要看戏，做得不好，挣不到钱。来，现在也别唱啦，来几个鸭子翻身的把戏，向老爷先生们讨一个情。（汉子在一边打锣，香姐勉强支起身体，一转身，倒在地上，汉子暴躁，持鞭子走向女，一下）来呀！（女无声，汉子连续用鞭子抽打，观众忿忿不平。）

甲 他妈的，手段真辣！

青 工 岂有此理！

汉 子 （少顿，睁视）来呀！（又一鞭）

青 工 鞭子放下来！（挺身欲前，为左右两人所阻）

汉 子 请你少管闲事。（怒）

青 工 我偏要管！（一跃上台）快放下！

汉 子 是我的姑娘。用不着谁来管。

青 工 我们都是样穷苦的人，用不着谁来欺侮谁。

汉 子 在这世界上，谁能养活她，谁就有权利使用她。朋友，你年纪轻轻，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哩！

青 工 这是你拿鞭子打人的道理吗？在这世界上不应该有这种人吃人的道理！

汉 子 什么？“不应该”，“人吃人”，我可顾不到这许多。（汉子又举鞭欲打）

青 工 放下你的鞭子！

汉 子 办不到。（观众乱叫“打呀，打这不讲理的老头子！”）

青 工 我偏要你办到。

（两人扭在一起，打了起来，鞭子掉在地上，青工叉住汉子的喉咙，推倒在木箱上。观众叫好。）

青 工 你说，你还敢用鞭子打人么？

甲 叫他说，再敢用鞭子打她的姑娘么？（汉子不应，直瞪着两眼发痴，惊泣着的香姐走近青工。）

香姐 好先生，请你放了他吧！

青工 这畜牲，我非教训他一顿不可。

香姐 请放了他吧！这不是他的错。

青工 不是他的错？这样狠毒的用鞭子打你！

香姐 （悲伤）是的。

青工 他把你当畜牲看待，你还替他说好话。

香姐 不是说好话。

青工 （放开手）这怎么讲？姑娘，我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可以让我们探听一个仔细么？（稍顿）他为了挣钱，把你买了来？

香姐 不，他是我的爸爸。

青工 是你的爸爸？怪了，世界上哪有这样狠毒的爸爸，用鞭子打他的女儿。

香姐 这是我可以原谅他的。

青工 你可以原谅他？为什么？

香姐 他也是没有法子呀！肚子逼着他这样干的。

青工 肚子逼着他这样干的？

香姐 是的，咱们有两整天没有吃一个饱啦。

青工 为着肚子饿，就鞭打自己的女儿，这不是人干的。

香姐 先生呀！没有挨过饿的人，是任怎么样也不会懂得挨饿是怎样一回事的。你知道，饿得慌的当儿，那种疯也似的心情哪！

青工 唔。

香姐 我小时候，简直不懂得有饥饿这回事，那时候我多么爱那些小猫儿呀！小白兔呀！有一次隔壁的王麻子错

把我养的那只小白兔儿打死了，我就哭了一整天，人家都说我这小姑娘的心眼儿好！

甲 这小姑娘的心眼儿，可真不错！

香姐 可是这一年来，在我饿得慌的当儿，我一见人家养着的小猫小白兔，我就恨不得生吞活剥的吃了下去。

乙 这可了不得，你从前那种好心肠呢？

香姐 没有饭吃的时候，还顾到什么好心肠呢？这种心境，没有挨过饿的人是不会懂的……先生，这种生活我们经过了六年了。

青工 没有饭吃，真是可怕，可是谁叫你们弄得这般田地呢？

香姐 谁？谁叫我们弄到这——这般田地？

青工 是呀！谁叫你们弄到这般田地的哩！

香姐 东洋鬼子呀，可恨的东洋鬼子，夺了我们的家乡，抢去了我们靠着活命的田地。最可恨的，我的妈也被他们杀死了。（掩面哭）

青工 那么你们是什么地方人呢？你们是从关外逃来的吗？

香姐 是的，我们的家就在沈阳，先生，你们不记得“九一八”吗？（回忆）噢，说起来已经六年了！就是六年前的今天，日本兵开到沈阳，那几十万的中国兵说是受了什么不准抵抗的命令，都撤退了，于是就留着我们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在那儿受苦。

青工 （气愤地）他妈的！（转过气来）后来你们怎么样呢？

香姐 后来我们每家还捐了三块钱，他们说送点钱给东洋人，他们就不会来糟塌我们了。其实你就连全部家产交

给他们，还是要你的命。我们觉得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父女两人就逃到乡下去。可是后来，他们连乡下也住满了大兵，把乡下人欺侮得简直不能过日子，于是就逃的逃，不愿意逃走的，就大家合伙干了义勇军。这样一来。乡下可更没有太平日子过了，我们也想着，这样子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呢？我们也投了义勇军和这些鬼子拼了吧；可是我们俩老的太老，小的太小，怎么中用呢？

青 工 你们就这样逃到南边来，靠着玩把戏过日子么？

香 姐 不，那时候我们哪儿有钱到上海来呢？我们想也许躲一躲，等那些鬼子兵走了，我们可以回去过日子的。谁知道我们逃到关里，他们也跟到关里，我们空着两只手，又没有亲戚朋友，叫我们到那里去找饭吃？幸亏咱们家乡唱小曲子玩把戏是谁也懂得一点儿的，父女两人就到处流浪卖艺过活。可是在这年头儿，闲着看把戏的人也少，加之我又不内行，拚着命也挣不到一个饱，这样漂流了五年，也就没法使起劲儿来讨观众们的心了。可怜的爸爸，为了饥饿所迫，时常暴躁使气。可是在从前，他是我慈爱的爸爸呀！我一点怨恨他的心也没有，因为我懂得挨饿是怎么一回事，我感到他的痛苦比鞭子打在我的身上更难过。

青 工 真是，听了你的话也觉得很伤心。（后悔卤莽）这样说，我是错打人了。

汉 子 （破声而发狂似的打自己的头）你没有错，你打得对。

青 工 打得对？

汉 子 你打得对，我不应该打一个可怜的女孩子，而且她

还是我自己的女儿呢！是的，不提起来，我几乎忘了：我曾经是他的亲爸爸；我曾经爱过她当作宝贝似的。唉，真要命，我疯啦，怎么的，怎么，我怎么会下这样的毒手鞭打我自己的女儿呢？我疯啦，是我亲手抚养长大的，也跟我一样受苦的女儿！怎么，怎么我刚才一点也没有想到呢？好，你打得好，我实在不是人，我现在才感觉伤心悔恨了。（双手掩面而哭）

香姐 爸爸。

汉子 香姐呀！我的好女儿！

香姐 别伤心吧，爸爸！

汉子 你能原谅我么？

香姐 我能原谅你的，爸爸是没有办法，为了要吃饭。

汉子 是的，为了要吃饭。咱们饿了两天啦！我对不起你，我不能象个父亲的样子照顾你，抚养你！可怜的女儿呀！

香姐 爸爸也是可怜的。

汉子 你瞧，象咱们地主张三爷，他们家里有的是钱，什么大小姐，二小姐，还有他妈的三小姐，从小就穿得好，吃得好，娇生惯养，长大了起来，又送到什么上海洋学堂里去念书。其实念什么书！天天弹洋琴，唱洋歌，什么116375啦，还要跳洋把戏吓，嘻嘻哈哈的！我想我假使能够也替我的独生女儿香姐积点钱，让她象小姐们一样的快乐享福的。

香姐 我不会忘了爸爸对我的好意。

汉子 是的，我曾经想积一点钱，使我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要我的女儿也象小姐们一样的去念书快活；可是这般的可恨的东洋兵弄得我们家破人亡，性命都几乎保不住

了。

香 姐 爸爸的苦处我是知道的。

汉 子 （痛苦地）最可怜的是你的妈，她活着没有过一天好日子，连死也死得那么可怜……

香 姐 （哭泣着）爸爸，爸爸。

汉 子 而且我现在还发了疯，把你当作畜牲，打你骂你，想从你的身上榨出咱们的饭来！天哪，怎么的，谁使我疯的呢？

香 姐 爸爸，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了家乡，没有饭吃呀！饿着肚子不单是摧残了我们的身体，连我们的心也都染黑了。

汉 子 好女儿，你说得对，没有家乡，没有饭吃，才使我疯的，咱们俩个都是可怜的。（深思）咱们要做人，要象人的样子活下去，可是马上给我们饭吃呀？有家不能回去，没有田耕，没有工做，象野狗似的，叫我们怎么做入呢？

青 工 那你去怨恨谁呢？

汉 子 人家都说是我的命不好，我的命不好？也许是。

青 工 命，不要相信什么命！谁给你这个命的！

汉 子 天哪！

青 工 天，你现在还在怨恨天吗？天是空的。你刚才不是说过的吗？把你们从家乡赶了出来，弄得你们有田不能去种的是谁？使你们家破人亡，挨冷受饿的是谁？——这都是人干出来的。

甲 对呀，阿根说得对。

青 工 我告诉你们，使你们挨冷受苦，无家可归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是不抵抗的卖国汉奸！

观众 不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汉奸！

汉子 先生的话固然不错，可是叫我们怎么办呢！

青工 怎么办？是的，咱们穷人一碰到什么意外，就象你们一样的不知道怎么办了。穷朋友，咱们“不打不相识”，现在既然在这儿碰头了，咱们就得一伙儿去，向压迫我们，剥削我们的人算账去——这才有我们的生路！

汉子 孩子，记着，要打倒那些吃人的东西，才有生路。

香姐 是的，我们要象人的样子活下去！

汉子 可是叫我们拿什么去打倒他们呢？

青工 你要打倒他们，（拾起鞭子）你应该用你这个武器。我们是有我们的武器的。就是空着两只手，拳头也是我们的武器呀！

汉子 这有什么用；人家有的是飞机大炮呀！

青工 只要大家齐心，团结起来，这力量比什么都大。

观众 对呀！大家联合起来，一齐去打倒我们的仇人！

青工 你看，这都是我们的伙伴儿，等一等，我们请你们上馆子里去吃点心，我们还有很多话要和你讲哩！（对观众）现在我们大家先来帮帮这个朋友的忙。（自己先摸一把铜子儿丢在铜锣哩，观众也丢钱）

汉子 慢着，慢着，今天小子承你们先生的好意，打得我清醒了过来，告诉我团结大众的力量去找我们的生路，小子真是感激不尽哩！还要再花你们的钱吗？笑话，笑话，好吧，今天我真痛快极了，我们大家来乐一乐吧！凭我这几根老骨头，玩几套玩意儿向各位献献丑，算是报答诸位老大哥的好意！（向伙计）伙计，打家伙！

（锣鼓声中闭幕）

大堰河——我的保姆

大堰河^①，是我的保姆。

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

她是童养媳，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我是地主的儿子，

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

大堰河的儿子。

大堰河以养育我而养育她的家，

而我，是吃了你的奶而被养育了的，

大堰河啊，我的保姆。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

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

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

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

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

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

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
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
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的手包好之后，
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的掐死之后，
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蛋之后，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我是地主的儿子，
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
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
啊，大堰河，你为什么哭？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我摸着红漆雕花的家具，
我摸着父母的睡床上金色的花纹，
我呆呆地看着檐头的写着我不认得的“天伦叙乐”的匾，

我摸着新换上的衣服的丝的和贝壳的钮扣，
我看着母亲怀里的不熟识的妹妹，
我坐着油漆过的安了火钵的炕凳，
我吃着碾了三番的白米的饭，
但，我是这般忸怩不安！因为我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大堰河，为了生活，
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
她就开始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
她含着笑，洗着我们的衣服，

她含着笑，提着菜篮到村边的结冰的池塘去，
她含着笑，切着冰屑悉索的萝卜，
她含笑着，用手掏着猪吃的麦槽，
她含笑着，扇着炖肉的炉子的火，
她含笑着，背了团箕到广场上去
晒好那些大豆和小麦，
大堰河，为了生活，
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
她就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

大堰河，深爱着她的乳儿；
在年节里，为了他，忙着切那冬米的糖。
为了他，常悄悄地走到村边的他的家里去，
为了他，走到她的身边叫一声“妈”，
大堰河，把他画的大红大绿的关云长
贴在灶边的墙上，
大堰河，会对她的邻居夸口赞美她的乳儿；
大堰河曾做了一个不能对人说的梦；
在梦里，她吃着她的乳儿的婚酒，
坐在辉煌的结彩的堂上，
而她的娇美的媳妇亲切的叫她“婆婆”
.....
大堰河，深爱她的乳儿！

大堰河，在她的梦没有做醒的时候已死了。
她死时，乳儿不在她的旁侧，
她死时，平时打骂她的丈夫也为她流泪，